

## 壹、緒論

在過去的教育研究中，除了考試焦慮及 Wenier 的歸因理論曾論及情緒外，教育研究向來對於情緒方面的探討卻是相當稀少（尤其是正向情緒）（Goetz, Frenzel, Hall, & Pekrun, 2008; Goetz, Pekrun, Hall, & Haag, 2006; Pekrun, 2006; Pekrun, Frenzel, Goetz, & Perry, 2007）。然而，情緒經驗對人們的自尊、認知評估（cognitive appraisals）、人際互動、身心適應、主觀幸福感及行為表現具有重大的影響（巫博瀚、陸偉明，2010；巫博瀚、陸偉明、董旭英，2009；巫博瀚、陸偉明、賴英娟，2009；Diener, 2000;Forgas, 2008; Morse, 2006）。近來研究亦指出，學生在課室學習活動的情緒經驗不僅對其學業表現具有顯著的影響（Pekrun, Elliot, & Maier, 2009），亦與學習興趣、學習動機、學習策略、認知資源及自我調整之間具有顯著的關係（施淑慎、曾瓊慧、蔡雅如，2007；Goetz et al., 2008; Goetz, Pekrun et al., 2006; Pekrun, 2006; Pekrun et al., 2007; Pekrun, Goetz, Titz, & Perry, 2002）。是以可知情緒經驗與學生的學習歷程、品質及成就表現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儘管學習情緒的重要性已昭然若揭，惟過去教育心理學研究卻長期忽視情緒研究的重要性（Pekrun, 2005, 2006）。且現今

探討「個人所知覺到的課室環境」與「情緒」之相關研究大多聚焦於焦慮上，而其他的情緒則甚少被關注（Pekrun, 2006; Pekrun et al., 2007）。有鑑於此，是以探討影響學生學習情緒狀態之內、外在因素便成為重要課題，無論在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上均有莫大的助益。

回顧過去有關學習情緒（achievement emotions, academic emotions）的研究發現，近年來研究多聚焦於學習情緒的理論模型（theoretical model）與內涵（Pekrun, 2006）、學習情緒的領域特定性（domain specificity）（Goetz, Frenzel, Pekrun, & Hall, 2006; Goetz, Pekrun et al., 2006）、學習情緒對學業成就、學習動機、學習策略、自我調整學習及課業環境（academic settings）的影響（Goetz, Pekrun et al., 2006; Pekrun, 2006; Pekrun et al., 2009; Pekrun et al., 2004; Pekrun et al., 2002）；部分研究則探討學習情緒的性別差異情形（Frenzel, Thrash, Pekrun, & Goetz, 2007; Pekrun et al., 2009）、自我概念與學習情緒的關聯（Goetz et al., 2008）；有些學者則強調學習者所體驗的課室經歷（classroom antecedents）與學習情緒之關聯（Goetz, Pekrun et al., 2006; Pekrun et al., 2007; Pekrun et al., 2002），及成就目標（achievement goals）對學習情緒的影響（Daniels et

al., 2008; Pekrun, 2006; Pekrun et al., 2009)。另有學者對學習情緒進行跨文化的比較 (Pekrun et al., 2007)。儘管學習情緒的重要性在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，然令人驚訝的是，鮮少研究關注學習情緒的性別差異，對於自我效能對學習情緒的影響研究亦付之闕如。此外，除了Frenzel、Pekrun及Goetz (2007b) 與Goetz和Pekrun等人 (2006) 曾探討學習環境對學生情緒經驗影響外，並無其他研究關注學校心理環境 (school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) (如正向組織) 或環境脈絡因素對個人學習情緒之影響，更遑論釐清正向組織 (positive institute) 與學校成就表現等脈絡變項的調節效果。由於影響臺灣小學生閱讀活動的學習情緒之關鍵因素，迄今仍一無所悉，因此上述課題實為今後應努力探討之重要方向，亦為本研究關注的議題。

## 一、個人因素對學習情緒的影響

### (一)性別與學習情緒

有關兩性在學習情緒上的差異研究甚少，且迄今尚無定論。Daniels等人 (2008) 以一千餘位加拿大學生進行研究，學科領域為教育心理學概論，研究發現性別對於無聊 (boredom) 情緒具有顯著的效果，細言之，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在修習教育心理學概論課程

時知覺到較多的無聊情緒，惟兩性在樂趣 (enjoyment) 與焦慮等情緒上則無顯著差異。另Pekrun等人 (2009) 以218名修讀社會心理學課程的大學生為樣本，研究發現性別對於多種學習情緒 (樂趣、無聊、生氣、希望、自豪、焦慮、無助及羞愧) 並無顯著的預測效果，且性別與成就目標對於學習情緒的交互作用效果亦未達顯著水準。再者，Frenzel等人 (2007b) 以1,623名德國五年級至十年級的學生為樣本，發現在數學科的學習中，男孩相較於女孩有較高程度的樂趣與較少的焦慮與生氣，惟性別對於無聊情緒則沒有顯著的關聯。此外，Frenzel、Pekrun及Goetz (2007a) 以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(1,036名男生，1,017名女生) 發現，儘管男孩與女孩在數學成就上有相似的表現，但相較於男孩，女孩所知覺到的樂趣與自豪顯著的較低，且有較高的焦慮、無助感 (hopelessness) 及羞愧感 (shame)。綜上，經文獻踏查可知，過去對於兩性在學習情緒上的差異研究實屬少見，取樣上亦多以大學生為主，復因文獻結果並不一致，且國內對於兩性在學習情緒上的性別差異研究付之闕如，因此有待進一步釐清。本研究擬使用PIRLS 2006的實證資料，企圖釐清臺灣四年級學生在從事閱讀活動時，性別對於學習情緒的直接效果。

### (二)自我效能與學習情緒